

古代长江流域文化和日本

——从巴蜀和日本的建国传说所看到的

古贺登

序言：有关早稻田大学长江（扬子江）流域文化调查队

对巴蜀古代史有兴趣的东洋史研究室、考古学研究室成员，于一九九五年春天结成了早稻田大学长江（扬子江）流域文化调查队。古代巴蜀从地域上说，属四川盆地、汉中盆地及其附近，川东叫巴、川西叫蜀，总称为蜀。蜀物产丰富，秦汉以来称“天府之地”（《华阳国志》蜀志）。从关中入蜀有秦岭之险，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语）之称。从江汉而入必须上溯有名的三峡，故别成天地。蜀响震历史舞台是从刘备入蜀以后。在此之前，缺乏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

至于我们着手研究巴蜀古代史，有如下理由：

（一）一九八六年在成都市以北四十公里，广汉县以西八公里的南兴镇三星堆发现了被破坏埋藏的宏大青铜器等，为纪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殷周交替期之物。其后，在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里整理复原，最近被认为有与黄河文明不同的长江固有文明存在的可能性。此文明是在伴随太阳信仰和养蚕、养鸬鹚的稻作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此地文化便存在乘长江、黑潮而远移到日本及韩国来的可能性。

（二）从四川盆地出江汉平原的咽喉部为三峡，三峡及其上流域的巴东，两岸山崖直迫长江，无陆路之便，必须用水路上下。所以古代人们尽各方努力建筑船只接岸场所，在河岸丘上运营聚落。

在三峡已开始了本世纪最大规模土木事业三峡水库建设，二〇〇九年竣工时将有匹敌于东京二十三区的六三二平方公里被水淹没，在中国考古学界，对此长眠的埋藏文化物的调查、发掘、记录和保存成了燃眉之急。如此大事业必要求于世界的援助。我们恳求参加能成为解开与巴蜀文化交流与实态线索的调查。

就是说为了考察日本与韩国古代文化就应该调查长江上游、三峡地区的文化，这是一点理由。

一九九四年夏天为了与四川联合大学作学术交流，访问了成都。此时得到四川联合大学的帮助得以考察三星堆，茂汶羌族地区，川西各地的风俗、遗迹、遗物。访问茂汶羌族地区是因为在此留存有追溯大禹治水传说、养蚕起源的蚕丛传说。文献缺乏的古代巴蜀文化的研究，不可缺少考古学与民俗学的野外调查，因此痛感有长期性的组织调查的必要性。所以结成早稻田大学长江文化调查队的原因就在这里。

一九九五年夏天考察了三峡地区水淹部分地区，四川联合大学分担了云阳县各地的遗迹调查工作。环境严峻可想像，发掘时伴随很多困难。但根据到现在为止所采集的遗物，这是极为重要的遗迹无可置疑。但是发掘须等待国家文物管理局的决定，所以一九九六年度的早稻田调查队的参加实属困难。我们在成都与四川联合大学就共同研究的进行方法进行了讨论，结果决定一九九六年度继续进行茂汶羌族地区的民俗与传说调查，进行成都市龙马遗迹（与三星堆遗迹同时代，纪元前一〇〇〇年前后的大规模都市遗迹）的试掘。因此在四川联合大学文学院（代表伍宗华院长）与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调查队（代表古贺登队长）之间就今后加深学术交流，交换了备忘录；四川联合大学文学院、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调查队（代表伍宗华院长、古贺登队长）与成都市文物工作队（代表王毅队长）之间交换了关于龙马遗迹发掘调查的备忘录。

本来作为外国人的我们，在中国的野外调查上可以有何种程度的贡献，心里没底。但如前述，我们以为巴蜀古代文化与日本、韩国的此种文化是因长江、黑潮结合，因此可以说以我们独自の视角调查巴蜀古代文化极有意义。因此以下通过古代巴蜀的开国传说及日本的建国传说的比较，论述彼此文化的关系上的若干私人见解，以供同学诸贤的参考。

一、石纽传统及磐余彦

在成都西北的羌族民住区有大禹出生传说。大禹不用多说是帝尧时代治洪水定九州的中国最大的功劳者。与其说他是夏王朝的始祖，不如说是始祖神。如有关文献所说，禹是蛇神及水神。夏王朝的第一代君王启是禹与妻子涂山氏所生的。有关禹的诞生地有安徽的寿春、当涂，浙江的会稽，甘肃的秦州等诸说之争，在四川亦有传说。西汉末期成都人扬雄的《蜀王本记》里有“禹本汶山郡人。生于石纽。（《史记》夏本记“夏禹，名曰文命。”之条，唐·张守节《正义》所引）即为此故。有关石纽之所在，赵晔的《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里有“（禹父）鯀，娶有萃子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孽。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肋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之西川。”高密指禹。汉代在川西亦有禹生于蜀之石纽的传说。《史记》六年年表的《集解》有“孟子称，禹生于石纽，西夷人。”虽然今本《孟子》里看不到，但如真是那样的话，禹生于西羌石纽一说，在战国中期已存在。《续汉书》郡国志五蜀郡广柔县条刘昭注所引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里有“夷人营其地，不敢居牧方百里。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得人则共原之。禹之神灵祐之云。”夷人即羌族，羌族人将其视为禁区。

现在在川西羌族居住区有两处石纽山。一个是北川县禹里羌

族乡的石纽山，另一个是在汶川县绵池乡。北川县的石纽山在该乡镇（旧石泉县）之南，西北方的采药山与九龙山第五峰合并通称蜀山。这个山叫石纽山的理由是山间有连结的两个巨石，在巨石的南面用汉代隶书体写有“石纽”阳刻的文字。传说是扬雄所书。跟日本的磐座一模一样。在喜马拉雅山造山活动期从海底隆起的石头，向导人说从山中的石头中发现贝的化石。但是为什么这个石头是圣石？从石纽来看，东南有望崇山，在那里有如下的传说：“禹母从望崇山回来的时候，每次在这里休息，这是鞋上的泥累积而成的山。酉是时刻上为六暮。西山传说大概是日没传说，其日没是夏至、冬至、春分或秋分的日没。禹里羌族乡是南北细长的溪谷村，高山直逼东西面，夏至日落其偏北，冬至日落其偏南，正好在西山西北十公里。采药山的对面的剝儿坪有禹诞生的禹穴，夏至的太阳在那方面下沉。现在禹穴沟的入口，九龙山的脚下有禹王宫，西山在观测夏至的太阳西沉九龙山之处，于是石纽便在观测冬至的太阳升上望崇山处。如上述一样，在禹里羌族乡山直逼东西两面，冬至的日出其偏南，从石纽看正好是望崇山之顶。石纽为冬至的日出中照耀之石头。有大禹信仰的羌族乡的人们将此作禹的显现，把此石头作圣石信仰，石纽山作为禁区。这传说的采录者常璩的时代是这样。

汶川县的石纽山在县治的南方二十余公里、岷江东岸的飞沙关。在隧洞入口上方绝壁上刻有“石纽山”，新编《汶川县志》（一九九二年）评其“字迹苍劲古朴”。但在明代曹学佺的大著《蜀中广记》中没有。一九四〇年为探访石纽而来此访问的卫聚贤先生亦无记载，石纽山是这里的古称与否不明。在山上五十亩左右的平地称剝儿坪或者达儿坪，在坪内有大概二平方米、七八个人能进入的岩洞，岩上刻有“禹迹”两字。传说是禹出生之地，即禹穴。石纽山之名在旧修《汶川县志》（一九四四年）所收的“汶川县绵池镇全图”中记为岷江东岸一带山，县治北有涂禹山之

名，前记卫聚贤先生亦调查涂禹山，但找不到石纽，卫先生认为石纽是羌族治水使用的石笼。

如果北川县石纽是禹所凭依的磐座，那么这跟奈良三轮山山顶的大神神社的磐座相同。众所周知，大神神社本无社殿，山顶的岩石被看作大和国魂大物主神的依代，那里现在被作为禁区。其三轮山山顶，正如摄影家小川光三先生证明的一样^①是在西北矶城郡田原町里的一世纪半左右的环境聚落。从唐古·键遗迹上看，是冬至的日出之地，三轮山被同聚落的弥生人作为神奈备山崇拜。从上述遗迹出土了刻有三层的楼阁与铜戈的线刻画的土器片，因此被认为是从大陆的渡来人开拓的聚落。其三轮山西南亩傍山北的日本国初代天皇神武天皇陵为冬至太阳没落之地。而亩傍山东南檀原为神武即位之地、太阳之子即位最适合之地。而檀原与三轮山连结线上的持统女帝所定都的藤原宫，如大和岩雄先生指出的一样^②，东南天香久山拜冬至的日出，亩傍山见冬至的日没之地。此藤原宫如水野祐先生所说^③，相当于传说曾有过神功皇后及十七代履中天皇的磐余雅授宫、二十二代清宁天皇的磐余麩栗宫、二十六代继体天皇的磐余玉穗宫、三十一代用明天皇的磐余池边双槻宫之地的西邻。由此我认为初代天皇神武的讳为磐余彦，很可能是天香久山拜冬至的日出，亩傍山送冬至的日没之地，是“在磐显现的太阳之子”的意思。根据记载神武之后姬蹈^④五十铃姬命为蛇身神大物主之女，磐余亦为在三轮山拜日出的圣地。

这样看来，可以说禹之石纽传说及神武磐余传说是蛇神（水神）信仰及磐座（二灵石）信仰及太阳信仰合成一体的共通文化所产生的传说。在中国有天之信仰，而无太阳信仰为一般的意见，我认为川西特别是川西的羌族之间有过太阳信仰。

二、鱼鳧传说及鸬鹚过来之道

《华阳国志》蜀志里有“周失纪纲，蜀先称王。蜀侯有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后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家。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鳧。鱼鳧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而立于湔祠。”所谓“周失纪纲”云云是任乃强先生所说的一样为战国时代的分野说^④。蚕丛的丛为簇，蚕丛即蚕簇=蚕蓐=养蚕。柏灌的灌为聚集。柏灌是柏的盘林文化。鱼鳧的鳧是野鸭子。关于鱼鳧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因为与蚕丛、柏灌同是说蜀的民俗，所以大概鱼鳧是养鸬鹚。“田于湔山”正确说为“狩于湔水”。其“狩”为养鸬鹚、川狩。鳧不可能狩于山。养鸬鹚在文献中出现初见于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一六所载的刘克的话中。河南省临汝县阎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出土的土器中有钓鱼的图^⑤，甚为古老。鸬鹚生息处为水缓慢清澈的河川地带，中国人把那样的河川呼作白水。在蜀多鸬鹚群栖之地一事可从把由鸬鹚的粪尿因致像霜雪一样枯干的水边林木呼作“蜀水华”而清楚可见。开始介绍过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手杖上刻有养鸬鹚的图样，为公元前一〇〇年前后之物。

那么在蜀养鸬鹚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鱼鳧王进行过川狩的湔水大概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蜀郡绵池县条里可见的湔水即沱江分流清白江，另名海窝子河。蜀人把绵池地区的氏人称作湔氏。《山海经》海内经里有“氏人之国在建木西。其人人面鱼身。无足。”即为此。建木即在《淮南子》坠形训里有“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的通神天梯。作为私见^⑥应认为在成都之北天回山（本记天隳山）。我认为同一坠形训里有后稷的莛在建木之西。“其人死而复苏。其半鱼在其间”的后稷的莛，应看作在天回山之西、成都的凤凰山。鱼鳧王为氏人的养鸬鹚人们的头

领，因而将在上述白水里从事渔捞的人称作白水郎。唐代元稹的诗有“黄家贼利用獵刀，白水郎行旱地稀。”此白水是现在的什么川流？一时很难决定，但因有“白水郎很少于旱地”，大概为四川省昭化县与嘉陵江合流的白水江。在文县与白水河合流成为白水江的白龙江，为连接秦岭——淮河线的南北境界线，北面为河西走廊的旱燥地带，南面是被誉为西蜀漏天的多雨地带。此是氏、羌族的栖家，在此居住的氏族称作白水氏。大概白水郎是养鸬鹚的白水氏的名称。

一直追踪，此鱼鳧王的鱼鳧乃至与此通音的鱼复、鱼浮、鱼涪、鱼符，同意的巴复、巴涪、巴符等地名，四川联合大学宾张勋燎教授推想（他认为鱼与巴同义^①）养鸬鹚的起源为湖北省宜昌县中堡岛、路家河两遗址的日庙文化，其溯溯长江至岷江，或沿长江而下扩散各地。作为私见，日本的养鸬鹚亦是沿长江而下，乘黑潮而带来之物。日本神话里鸬鹚最初出现的是日本国初代神武天皇之父鸬鹚草葺不合尊之御名，因为在产屋里把鸬鹚草葺不合尊的父亲是山幸彦火远理命，母亲是海神的女丰玉毗壳。因为山幸彦的兄海幸彦为阿多隼人，这个传说之舞台为鹿儿岛县西海岸的吹上滨。此传说里阿多隼人的养鸬鹚有关联为可信无疑。这样《肥前国风土记》松浦郡值嘉之乡（五岛列岛之总称）条有“彼白水郎富于马牛。此岛白水郎，容貌似隼人，恒好骑射，其言语异俗人也。”此白水郎可能是阿多隼人。这个白水郎的名称，无疑是蜀之白水郎的由来。

在神武建国传说里，养鸬鹚非常活跃。神武为了东征出港的地方是宫崎县日向的美美津，在那里有鸬户神社。熊野的上陆地点是鸬殿村。根据《古事记》中卷，神武进入吉野山的时候，第一次见面的人是阿陀的养鸬鹚。《古事记》里有：

“到吉野河之河尻时，作筌有取鱼人。尔天神御子，
问汝者谁也，答曰朴者国神，名谓贄持之子（原注：

是阿陀的养鸬鹚的祖)”

但是我不能了解，为什么养鸬鹚没有用鸬鹚，用筌或者梁钓鱼。然后进入大和以前，跟兄师木、弟师木战斗的时候，因神武的军队病了，神武说了：

“这是艰苦的战斗。我疲劳了 肚子饿了。请养鸬鹚过来帮助我。”

倒于战斗，空腹之时，为何求助于养鸬鹚呢？这亦是不可思议的传说。我想这传说的作者知道汉代画像石“桥上战斗图”的原话。

“桥上战斗图”表现两军在桥上战斗与在河川渔夫用筌捕鱼的情景。这是以怎样的传说作为原型的呢？现在没有传说，不可思议。无论如何，此传说的原型在中国，这不会有错。我想这传说也与养鸬鹚同乘长江、黑潮传到我国有关。养鸬鹚是否曾在朝鲜半岛，作了各种调查，仍不明白。那么也有可能从大陆直接传到九州。

三、杜宇传说与“天香山的真贤木”、“吉野的井光”

在《太平御贤》卷八八八所引的扬雄《蜀王本记》里有：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墜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地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于汶山下邑之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

“从天墜止”在《水经注》卷三三所引被说是三国蜀汉的武将来敏著作的《本蜀论》里有：“望帝杜宇，从天而下。”所以并非不可读作“从天下来了”但天墜可能为天隳的错误。《蜀中名胜记》卷三成都府三里有：

“(宋郑樵)通志云 府北三十里有天回山。扬雄蜀记里杜宇从天而降以号曰天隳。”

天回山是从成都往北坐车要大概三十分钟左右可到达的丘陵，现

在是作为成都市民的别墅出售的风光明媚的地方。在南麓有五代后蜀的孟知祥的墓，听说在天回丘陵的植物园里有推想为后汉时代的很多墓，但还没调查与发表。这里从古代认为是风水宝地，地相非常好的地方。天回之所以起名为天回，据称是为避唐末黄巢之乱蒙尘于蜀的僖宗皇帝，从这里回到长安，因此说成“得回朝之地”，因而命名。现在的天回镇附近北面新都县的宝光寺里有据称是僖宗皇帝的离宫的基础石，但无僖宗从这里回到长安的证据。另外当地亦有并非僖宗皇帝，而是玄宗皇帝的见解，这句话也没有根据。天回正确的应是天隳。所谓隳是城崩下来的丘的意思。天隳大概是从前共工暴乱的时候，他折断支撑着不周山的天空的柱，天墮落下来之丘。杜宇沿着在天隳的建木从天下来了。因此“从天墮此”是从天隳止于地上的意思。开始时介绍过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为分散解体而埋藏之物，一九九二年六月末，高四米左右的太阳木扶桑成功复原，建木为实际存在之物。作为私见^⑤，杜宇为太阳神帝尧陶唐氏末裔唐杜氏的杜氏，杜宇是太阳神。杜宇的国人使用扶桑而神降太阳神。“（杜宇）往往复出”是太阳神杜宇显现的意思。

“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出江源地井中，为杜宇妻。”

中的朱提即现在的四川省宜宾县的西南，为汉代开始以银山闻名之地。此文可像任乃强先生所说的一样，解释为杜宇以朱提的银与中原交易，致富国^⑥。朱提为以通云南、贵州的朱提路而集南方的物产之地，从那里渡长江、溯岷江而到成都。所以，杜宇得利并不只朱提山的银，还可解释为产于云南、贵州的铜、锡、丹（朱砂、硫化水银）等丰富的矿物。其中的朱砂在古代是比银还贵重的矿物。朱砂为四川、广西的特产物，据说献水银于始皇帝，受到诸侯的待遇的寡妇清为涪州永安县即现在长寿县之人。朱砂是否由朱提采集到不得而知，朱提是提取朱砂之地的意思而命名的地名。如朱提的朱是朱砂的话，朱提女是水银矿山主的女儿，即

为水银的女神。但是无论如何，如把朱提作地名，“（利）出于江源地井中”之类的内容并不能得到说明。江源此时为岷江上流，并无疑是水银采矿用的竖坑。那么在岷江上流可采到水银吗？松田寿男先生^④根据在《通典》·食货典《大唐六典》户部可见到的各地方的贡纳品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的地理书以求从八世纪到十二世纪的中国水银产地，把主要的水银矿床群分成岷山与秦岭群，乌江（黔江）与沅江谷的苗岭群，南岭群三群。将第一群的水银命名为“西羌系水银”，第二群称“辰砂”，第三群称“越砂”。那么从江源的井出来的“朱提的女利”则成为在岷山、秦岭从事水银采矿的羌族祭祀的水银之女神。据说羌族擅长凿井技术，开发水银的竖坑的人大概就是他们。这传说大概流传着那样的事。

这样看来，大概杜宇的国人用于太阳神降神的建木和我国“隐天石屋”神话里太阳神天照大神招神用的天香山五百津直贤木为同一东西。一方面有关巴蜀的朱砂，张勋燎教授^⑤把在《世本》和《后汉书》南蛮传里记有巴人的祖先从鄂西的赤穴出来的赤穴作为丹穴，同时介绍了古代巴人崇尚赤，不仅兵器，连斧、甲也染成红色，在汉代称赤甲军。明代四川南部酉阳一带的水银废坑中埋藏有巴人个人的船棺等记事。在棺内放朱砂的习惯，在我国从弥生时代为可见之事。《播磨国风土记》逸文里有：

“息长带日女命神功皇后欲平新罗国，下坐之时，
禱于众神。尔时国坚大神之子，尔保都比卖命，著国造
石坂比卖命，教曰，好治奉我前者，我尔出善验而，比
比良木八寻梓根底下附国，越卖眉引国，王匣贺贺益国，
苦枕有宝国，白衾新罗国矣，以平伏赐，于此出赐赤土。
其土涂天之逆梓，建神舟之舳舻，又染御舟裳及御军之
着衣，又搅浊海水。渡赐之时，底潜鱼及高飞鸟等，不
往来，不遮前。如是而平伏新罗，已讫还上，乃镇奉其

神于纪伊国管川藤代之峰。”

跟巴人的赤甲军一样。松田寿男先生^⑩以此传说的地方比作广岛市仁保町迩保姬神社的社地黄金山，旧称皇后山。“生朱砂之地”的意思的和名“niho”表记为汉字的“丹生”的是从事水银采矿的技术集团，而且知道意为硫化水银的和名的“ni”（N音）之实体是与N音无关的T音的“丹”的人们。那些人们被认为是在《播磨国内土记》里认为是有关美囊郡的记事的丹生山，现在神户市西北隅的丹生山里开发水银矿山的丹生氏的祖先。在日本开发水银矿山的集团是从哪里来的？哪个时代来的？确认非常困难。但是中国的水银产地是长江及其支流流域，而且这是我的想像，从魏晋时代即三、四世纪以后，道士们为求丹药的原料水银而到各地探矿的事实推测，那时从长江流域来的人们，可能是巴人。日本的水银矿床，正如水银矿床学权威矢嶋澄策博士指出的那样是在第三期火山活动期从地下喷上来的水银蒸气结晶而成，主要分布于中央构造线上。那些地形可举出意为朱砂的产地的“丹生”或者“丹生，转讹的“入”，“仁尾”，“（远）敷”，“壬生”，等的地名。从南方列记其主要地名有鹿儿岛县始良郡沟边町的丹生附，大分县大分郡野津原町的丹生山，爱媛县高松市的壬生川，德岛县那贺郡鹫敷町的入野，淡路岛的仁尾、仁井，和歌山县有田郡金尾町的丹生，和歌山县伊都郡九度町山町的丹生川，奈良县吉野郡下市町的丹生，奈良县御所市的丹生谷，奈良县宇陀郡菟田野町的入谷等。详细内容请参看昭松田寿男先生著《丹生的研究》附图。那些地方是水银矿床地带的事，已被松田先生、矢嶋先生实证。

如上述，古蜀开国的杜宇与羌族的水银采矿集团所供奉的“水银的女神”朱提之女结婚以后，采取富国强兵政策。在日本的吉野迎接神武天皇的亦是水银采矿集团。据《古事记》：

“（在阿陀跟养鸬鹚的人见面的天皇，再往前走

……)从其地幸行者、生尾人、自井出来。其井有光。尔问汝者谁也，答曰仆者国神，名谓井水鹿。此者吉野首等祖也。即入其山之，亦遇生尾人，此人押分岩而出来。尔问汝者谁也，答曰仆者国神，名谓石押分之子。今闻天神御子幸行。故，参向耳。此者吉野国巢之祖。自其地蹈穿越幸宇陀。故，日宇陀之穿也。”

根据《日本书记》，作从菟田（宇陀）进入吉野，见面井光（井水鹿），顺便受盘排别（石押分）之子之出迎，然后见面阿太（阿陀）的养鸕鹚的人。而发光的井即为水银的竖坑。其井在何处有诸多传说，但在吉野川河口的阿陀（现在五条市附近）见面养鸕鹚的人，顺道见面井水鹿，在国巢受石押分之子之出迎，然后进入宇陀之。《古事记》的记载比从宇陀进入吉野，首先见面井光、顺道去国巢，然后去阿太的《日本书记》的记载更有道顺之理。所以综合《古事记》之说，其井定为从吉野山之上千本而降向下千本去的途中的左边的井光神社的社地较为正确。发光的井为水银的竖坑，从此附近一带的表土被检出水银，为吉野水银。在国巢传说有推开石头生尾之人出来的洞为横坑。在国巢有三尾铜山。在吉野族的水银采矿遗迹区，留有带井光、伊加里、五十里、碓等社名的神社及地名。比如福冈县田川市的伊加利，兵库县三原郡的伊加里，奈良县吉野郡的井光、碓等等。根据《新撰姓氏录》卷一七吉野连条，吉野连之祖先为井光女之加弥比加尼，名字称丰御富，这与蜀之江源从井出来的朱提之女利一模一样。

但是，我以前一直感到奇怪的是，同从事水银采矿的吉野族，供奉凡生都姬，取名丹生氏或供奉井光姬，取名五十里氏的事，N音的和名“niho”“nifu”作T音的“丹生”汉字表记，正如松田寿男先生所说那样，是知道日语的“ni”相当汉语的“丹”的人所做的。所以将“niho”表记为“丹生”在水银采矿史上为一大划时代之事。那祭于吉野的丹生都比壳据《播磨国风土记》逸文里

的供奉气长足姬，所以暗示了神功皇后传说的成立期。四~五世纪，从大陆导入了新技术。我认为其所谓新技术即为以竖坑的水银采矿。古代，将沉淀于川底之物以比重淘汰而采集朱砂。以竖坑而挖掘原石的技术亦为划时代的事物。我认为吉野山的井光传说，即为传颂着那些事情的传说。那种技术传承，亦为四~五世纪，将“nifu”作“丹生”汉字表记之同期。

日本人的朱砂嗜好很古老，并与巴人尚赤共通。然后在某一时期，从巴蜀传来新采矿技术，被迅速开发。其遗迹可见于留在日本列岛各地的丹生神社、井光神社和丹生或井光一类的地名。

四、鳖灵传说神武建国

《太平御览》所引《蜀王本记》里有：

“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失，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至蜀而复生，蜀王以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通其妻。望帝自以薄德，不如委国于鳖灵，援鳖灵去，如禅于尧之舜，鳖灵即位号开明。”

荆即湖北、湖南。鳖是甲鱼。玉山是汶川县的玉垒山（九顶山）。同书所引《十三州志》《水经注》所引《本蜀论》将玉山作巫山。根据《华阳国志》蜀志，开明王朝第九代开明王之时，建供奉祖先的灵堂，酒称醴，音乐称荆，人们尚赤，帝称王，移治所于成都，然后十二代开明王之时，被秦所亡。周代慎王五年（前三一六），秦惠文王亡蜀为史实。故开明王朝如一代为三十年，则成立于前六七六年。这是春秋时代的事。但是到现在，在四川还没有发现西周、春秋时代的很大的遗迹。

此传说说的是杜宇王国亡后，懂治水技术的楚人开发成都盆地，建立了浓厚的受楚文化的影响的国家。间濑收芳先生^⑤根据新

都县战国墓的埋藏品说，战国时期楚人治水的结果，在成都盆地出现了土豪。鳖灵不用多说为水神。此鳖灵传说的：“乌龟（=水神）之死 再生 治水 建国。”的类型，在鲧传说、禹传说里亦可见到。《初学记》卷二二所引的《归藏》开筮里有：

“鲧、殪死三岁不腐。付之以吴刀。用是出禹。”

鲧为水神。禹为鲧的转生，治水，成为夏王朝的始祖神。如将此图示则为：

“鲧（=水神）之死 再生（禹之诞生）→治水→建国。”

根据《史记》夏本纪正义说，鲧成黄熊，入羽渊。熊如三品彰英先生在“成为熊考”里详述一样即水神。根据《楚辞》天问的洪兴祖补注和《淮南子》所载，开了水路而变成熊的禹之妻逃向高高山（河南省登封县北）化为石，从其石中生启，建夏王朝。此亦为同一类型。这样一来为何在《古事记》里，神武天皇上陆熊野，即出现熊天皇和皇军昏迷，以熊野的高仓下所献的横刀而回生的传说里，为何出现熊，其意思则容易明白。这即是沿袭了“熊（=水神）的出现 死→再生（治水）建国。”

一类型之说。

前述的鲧殪死，根据《山海经》海内经，是因为未待帝命而盗了天界之息壤。所谓息壤，以呼吸而增加无限的粘土，用此可治洪水。《淮南子》坠形训，禹亦用了息壤。然而为何被鲧处刑，禹变神呢？鲧据《楚辞》天问为𪚩，𪚩即鳖，大乌龟。此传说正如赤塚忠先生所说那样，沿用乌龟的治水传说与蛇的治水传说，将乌龟=鲧，蛇=禹作亲子关系，因将禹伟大化而把鲧作了失败者。但是鲧以息壤作的堤防仍残留于各地。鲧即乌龟的治水并不是常作失败，请看鳖灵传说，在蜀乌龟严正治水而建国。

但是根据《日本书记》，皇军人于大和前，受阻于八十泉师，兄矶城的大军，不得进。此时，天皇占梦，现天神告曰：

“宜取天香山社中土，以造天平瓮八十枚，并造平瓮，

而敬祭天地祇。亦为严咒诅。如此，则虜自平伏。”

此时，天皇让椎根津彦穿上弊衣及蓑笠作老父之貌，让弟狛着箕而作老妪之貌，让两人去。贼笑“丑老父、老妪”而开路。天皇按天神的教诲，又祈祷曰：

“吾今当以八十平瓮 无水造飴。飴成 则吾必不假
锋刃之威 坐平天下。”

造飴而成。又曰：

“吾今当以严瓮 沈于丹生之川。如鱼无大小 吾必
能定此国。”

沉瓮于川，鱼都浮上水面。椎根津彦根据《古事记》是，乘龟现于速吸门作皇军航船向导的槁根津日之子，即龟灵。此话的解释有各种各样，但说用天香山的埴土而造的八十平瓮，不用水可做飴，或沉严瓮于川鱼都浮上水面之类，查根据“土胜水”的五行相胜说而编的传说，即治水占卦。这样一来，天香山的社中的土即为息壤。而说用此，不用兵刃而自平天下，当然大概有天香山的社的埴土为大和的东西的一种意思；而说因此造的八十平瓮无水可造飴，或沉严瓮于川，则鱼不管大小都浮上水面，则为治水传说。其埴土即为在中国治水传说里出来的息壤。此传说未被《古事记》所采录。然而因为《日本书记》的写法，不断重复稍有啰嗦感的会话，而且详细祭礼的情况记录了，这大概是被作建国剧的脚本之物。可认为作者是根据鲧、禹的治水传说而作的传记。

结论

从以上看来，构成神武天皇传说的很多传说群是根据中国南方的巴蜀的开国传说编成。不仅巴蜀，中国的开国传说也追随着治水 建国这样的梗概。禹的治水传说为其代表，而川西的羌族人们至今仍然确信禹是自己的祖先。鳖灵传说是鼉的治水、建国

的传说，在四川至今仍将四川称作鼇之国。试想，从巴蜀下三峡，被悠悠的长江运到舟山列岛，然后因黑潮和偏西风一天即到达五岛列岛。日本列岛与巴蜀、江南相同为温带夏雨地区，如风土相同，文化亦会相似。在巴蜀、江南诞生的先进文化很容易带来日本，亦易固定下来。这就是将日本建国传说作为以巴蜀传说为样本而作，读者亦不会感到不自然的原因所在。

神武建国传说到今天作出过于政治性的解释，确实，那不是史实，可看作由崇神天皇的肇国、应仁天皇乃至仁德天皇的平定大和、继体天皇的进入大和的反映。另外壬申之乱时的天武军的进军路线，同神武军有一部分重复亦是事实。但是，凭这并不能说明神武天皇上陆熊野时，为何出现熊而昏迷；入吉野时，为何作筌而会捕鱼的养鸕鹚的人。如已经说明过的一样，那些传说是以巴蜀的开国传说样本而作的，开发熊野、吉野、大和建国的人们是有相似文化的人。神武建国传说是传颂着那些人们开发熊野、吉野，在大和营造国家的文化性史实之物，那是与自然作斗争的劳苦传说，是对造出的文化的赞歌。而且，其文化的根源，正如传颂日本神话、建国传说如所有的人所想那样，并不在于北亚骑马民族（骑马游牧民）文化，而在于伴随长江流域的太阳信仰和养蚕、养鸕鹚的稻作文化。

注释：

小川光三《增补大和之原像——神秘的古代太阳之道——》（大和书房，一九七三年）三五～四三页。

大和岩雄《天照大神和前方后丹坟之谜》（六兴出版，一九八三年）二一～二二三页。

水野祐《谁统一了古代日本——大和王朝成立之秘密——》（kkペス

トセラーズ一九九二年)三三~三五页。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注图补》附一蚕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二二〇页。

《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迹调查》(载《中原文物》一九八一年一期)

④古贺登《古杜蜀国考——有关三星堆遗物——》(载《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国家和民众》汲古书院,一九九五年)。

⑦张勋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蜀人、僚人的关系》(载《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一九八七年)

⑧前拙文。

⑨前任乃强书一二〇页。

⑩《丹生的研究——从历史地理学所看到的日本的水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一九七〇年)一九页。

⑪前张勋燎论文

⑫前松田寿男书,一九一~一九七页。

⑬间濑收芳《蜀楚关系史的一试论——以战国时代出土文物为线索》(载《战国时代出土文物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一九八五年)

古贺登,男,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